

生命的具象

曲树强

生命,一个既神秘又生动的词语。从宏观角度来说,生命就是生长变化的物质系统,是地球这类星体环境中所特有的。生命是人类共有的生命感受,具象化为鸟与风、种子与土地、雪花与雨滴……

鸟与风

鸟儿和风是大自然中携手共生的两种生命景象。微风和煦,鸟儿在风中自由自在地飞翔着、歌唱着,这是大自然最美妙的音乐,它为我们带来了欢乐、愉悦和灵感。每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落在大地上,鸟儿们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了它们的歌唱,如同天籁之音,穿过了城市乡村、山川河流,掠过嘈杂闹市、市声如潮,直抵人们内心深处。无论是晨曦初现时的喜悦和兴奋,还是黄昏时分的温柔与寂静,鸟儿们都会用不同的歌声,展示出它们的独特个性和情感,这些歌声让它们在广阔的天空中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归属感。它们彼此的歌唱相互呼应,形成了和谐而美丽的合奏,让大自然生机勃勃。

鸟类中的歌唱家高手如云,百灵鸟的歌声千回百转,画眉的歌声悠扬婉转,更有一生只唱一次歌的荆棘鸟。如果说鸟儿是大自然的精灵和永恒的歌者,那么风就是大自然中最伟大的音乐家。自古以来人们对于风的描述可以说是出神入化:“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三尺浪,入竹万竿斜”……从这些形象的描述中,我们很容易就明白了风的形成与来源:空气流动形成了风。风,从虫,接甲骨文,假“凤”为“风”,像凤鸟高冠修尾之形。风虽然无形无状,但人们从对它的感受中却能区分出它的情绪变化:从无风、软风、微风、和风、清风到强风、疾风、大风、烈风、狂风、暴风、飓风,它以无与伦比的独特性和神奇的力量,刻画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大自然画卷。

风是大自然最喜爱的音乐,在雨后的大地、在海边的清晨、在山野的黄昏,大自然的气息以及多变的音调都是风演奏的绝妙音响。偶尔的微风,穿过树梢,轻柔地拂过花朵,像一缕柔美的音乐,把美丽的旋律洒落在大自然的画布之上。偶尔的大风,肆意地吹拂,在森林里拂过,像是激昂的旋律,搅动大地上的一片片绿荫。大风在海洋上吹过,像不羁的乐章,那飞溅的浪花、激越的涛声,像一曲激昂壮丽的交响曲。

风是大自然最有诗意的音乐家,它将美丽的音符带入大地的每一个角落,空气中洋洋洒洒的音符,把宁静的湖光、秀美的山景、灿烂的花海都点缀得活跃而壮美。柔和的微风,把宁静的歌曲带入您的心灵;激昂的大风,把激情澎湃的乐曲奏进你的心田;狂风暴雨,也会化作激情的乐章,在你的心田里播放,不经意间唱出一曲华彩乐章。

种子与土地

种子与土地,是大自然中不可分割的生命。一颗种子被埋进土地,从此,它们的命运便永远地联系在一起。种子在大地松松软软、安恬自逸、温暖宽广的怀抱中发芽、生根,开始了自己或悲或喜的生命历程。土地无声无息默默地滋养着种子,给了种子肆意生长的力量。在一个温暖的春日里,种子终于破土而出,感受到了第一缕阳光的抚慰,它惬意地舒展着腰肢,开始了一段崭新的生命之旅。从此,它迎在风里,挺在雨里,沐在光里,离天更近,等到种子变成了参天大树,尽管枝干伸向了更高更远的地方,但根脉已经深入在土地里,与土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不可分割。它知道,这里永远是它生命的源泉和终生离不开的家。

秋风吹来的季节,种子变成庄稼后,将丰收的果实奉献给了农民。茫茫原野上,天空碧蓝,天空之下是空旷的大地。大地在这个收获的季节里,敞露着丰腴的胸脯,安详地睡去,等待着来年新的种子撒进它的怀抱,开始新一轮生命的历程。

生命就是这样循环往复,生生不息。

雪花与雨滴

在广袤无垠的大自然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自然现象。这些现象以其独特的形态与魅力,时刻吸引着我们对生命的思考和探索。其中,雪花和雨滴尤为引人注目。它们如同大自然的精灵,装点着我们的世界,为生活增添了一份神秘与浪漫。

雪花是水的固态形式之一,以其精美的结晶形态,被誉为“大自然的艺术品”。雨滴则是水的液态形式,从天空中降落,滋润着大地,为生命提供了生长的源泉。

在自然界中,雪花和雨滴的形成原理各有不同。雪花是在寒冷的冬季,水分子在空气中冷却形成的结晶体。每个结晶体都是一个精美的艺术品,形态各异,让人惊叹不已。而雨滴则是水分子在云层中凝结,然后逐渐增大,最终从天空中降落。它们的形成都离不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是大自然奇妙魔法的体现。

雪花和雨滴不仅是大自然的杰作,还寓意着人类情感和心灵的深层次内涵。雪花寓意着纯洁、美好和希望。在寒冷的冬天,雪花的出现给人带来了宁静与温暖,而雨滴则寓意着洗礼、重生和释放。

鸟与风、种子与土地、雪花与雨滴,都是大自然的杰作,都是生命的具象。这些生动的生命景象,诠释着大自然给予人类永恒的启示。

冬夜

鞠良

诗歌港

冬夜,点燃炉火,在一杯茉莉花茶前静坐。

窗前静立着三两棵竹子,竹叶间掠过一阵阵风,冷冷的夜瑟缩着,似乎在陪伴严肃的北方,共同等待一场雪的到来。

翠竹清瘦的身子,耐得住四周清瘦的寒,挺直着不会弯的腰身。翠叶上点点枯黄,在数落着冬的严酷。苍绿细长的心,期待着春的如期而至。

天上一轮圆月,通明,清凉的光似乎靠我很近,寂静无声里仿佛有水轻轻地流。

我的炉火柔柔地跳着,从那裹得严实的铁壳里,散发着丝丝的温度,给畏寒怯冷的我一点点温暖,让我在这清凉的圆月下、在冷冷的夜色中伸展开来。

我凝神于眼前橘红的炉火,在遥远处,还有另一堆炉火亮闪起来,并夹裹着紧凑的叮当声。

叮当,叮当,叮当……

猛然间好像要敲打出我眼里的泪,让我在跳跃着火的炉膛前模糊了双眼。

滋滋作响,火星四溅。

那可是我的童年、我的少年?寒来暑往,叮叮当当……

那座老屋仿佛一下子透过跳跃的火焰,映在了眼前,还有那曾经一屋子呛鼻的烟火。

叮当,叮当,叮当……

我的炉火没有你的那样火星四溅,也没有在火里跳跃的叮当声。

记得真切,那黑黑的铁和浴火后红红的铁,那黑黑的脸和被炉火映红的脸,还有黑黑的汗滴,富足了我的童年,好奇了我的少年。

你总是笑着哼单调的小曲,一瘸一拐地走着,却能稳稳地停下。你时常用黝黑粗糙的手捧着的,是给我们三兄弟的食物。

炉火滋滋地响,你挂在嘴边微微的笑,很甜。

我知道,你倾倒了怎样的一片树林,你安置好一座怎样的老屋。老屋里一炉炼铁的火,瞬间能烤干你黑色的汗滴,却怎么也烤不干我无尽的思念。

你在腰上别着一把自打的镰刀,割麦、割草、割谷、割稻,也割过了你的一生。

这把镰刀和你一样,在炉膛里淬过无数次火。今夜,你却用它割碎了我眼前圆圆的月,落在了院落里,一地碎碎的白月光。

记得老屋后面长着三棵树:一棵梧桐、一棵垂柳,另一棵还是梧桐。每一棵都是秋天落叶迟,春天发芽早。

那都是因为你,因为你有力的臂弯里有一把有力的铁锤,有一炉生生不息的火。

我也是你植下的一截硬木头,你在我的身上打过铁,你一直在我的心里,如这硬硬的风一般坚定。

忽然间,我听到了,这夜半的炉火边传来了叮当声,是打铁的声音,这声音我多么熟悉。

那一轮早已掉进我心里的老屋前的月亮,今夜我把它捞起放在炉旁,竟和我院子里的月一样亮。

清冷的月光,月光下清冷的冬夜,给我带来温暖的炉火,真的让我又看到了你,正驾着那辆老马车,走在回那老屋的路上。

那辆奔向远方的马车啊,你去而不返。

车上的老屋、老屋的火炉、火炉旁刚硬的铁,映照着远方,红红的一片,似落日晚霞一般灿烂。

这个冬夜,不用等一场雪,白白亮亮的月光,如雪一般飘洒在我的茶桌上。

我在桌前燃起一炷香。勤劳乐观、身残志坚、叮当打铁的爷爷啊,我想请你喝一杯茶——一杯你生前最爱喝的茉莉花茶。

腊八

林芹

一路征尘,落马安歇

小小驿站,已可指手望到春光

听到远处燕子振翅飞翔

迎春花爆裂和万物拔节向生的声响

窗外雪花饱满热情,纷纷扬扬

门里炉火正旺

是谁把红枣、桂圆等加上相思牵念熬煮

氤氲之香溢满这个季节

喝一口酥心暖肠,御却一身沧桑

清洁积尘,洗去一路风霜

这一天温馨安暖,最可依恋

虽然有些迷醉,但不会沉沦

推开门,背上行囊,迎接新的希望

回望

邓兆文

身后的那座山

爬了半辈子

现在,我要把所有的风景

都还给它

几十年的朝夕相处

那里的一草一木

一花一石

早已成了我的朋友

站在山下仰望

心中还是有些不舍

可退休那是早晚的事

再给它上炷高香

不想祈求什么

但它还是给了我一个上上签

替我祝福

腊月(外一首)

赖玉华

西风带来故乡的呼唤

思念在腊月拾起乡愁

在老爸煎炒的菜肴里

在老妈熬的腊八粥里

喜鹊登上梅枝

暮色围拢夜晚

用一团香气举起春天

等一场大雪

等一场大雪

把童年的时光再走一遍

马车载着我

伸向乡野的小路

灌木林在我的身后奔跑

借着一首诗歌

遥望故乡

寻找童年